

“的确良”个回忆

文 / 许德华

茄山河

小区里有只废旧衣服回收箱，有一日碰到开箱看到其中一件银灰色卡其风雪大衣有块绒线结个毛领头(防脏咽)，我认得是个老早流行个阿尔巴尼亚花；还有件有商店牌子个“的确良”衬衫白底粉红绣花，侬是老早时髦过个物事，有条棉花胎以前要棉花票买个也价勒了。翻叫我想起来老底子个辰光。

过去计划经济，买米凭粮票购粮证，儿子多个人家计划米不够吃就用大米调糍米可以多买几斤；做衣裳做被头个棉布要凭布票，为了省布票省钞票，姊妹兄弟多个人家只好“新阿大旧老二”每一件衣裳裤子侬要发挥作用。侬

布店里有棉布方领衫、困裤短裤裁片，勿要布票，价钿便宜，我买过短裤裁片只要三角洋钿，自家动手缝起来就能穿。柜台里还有鞋滚条绣花线，有一种一角钱一团个棉线卖得特别好，女生买回去钩包包、钩窗帘、钩台布。埃歇辰光绒线衫大多自家编结，有勤快人坐公交车也会两根针穿来穿去结毛领头，我认得蛮多绒线花样。

的确良是化纤产品，勿需要布票，而且做出来个衣裳裤子相当挺括，卖相比纯棉布料好过关，就是价钿相对来讲高勿少。上世纪70年代初我读小学辰光，老师同学穿个还是传统棉布衣裤。有一天教音乐个沈老师穿仔一件雪白个短袖衬衫来上课，我就是翻辰光认得了“滴滴滑”个“的确良”。记得当天沈老师不当心让白衬衫沾上了红墨水，邪气心痛，董

老师用棉花球擦也呒没弄干净。

后来穿的确良衣裳个人多了，我也有一件领头绣花个的确良衬衫。穿过以后发现翻化纤布料也有缺点：一是穿辣身浪向“闷”，不像纯棉透气；二是淡颜色的确良衬衫拨雨淋湿以后会变得透明，穿出去勿雅观，后来改进过个“涤棉”就好过关。读初中辰光学堂安排参观同济大学，看到外国留学生大多穿“劳动布”衣裳，有同学讲外国人搭阿拉相反，伊拉侬欢喜纯棉棉。

现在纯棉、纯麻、纯蚕丝个衣裳受欢迎，但是动手做衣裳个人少了，而且因为生活水平提高了，学会“断舍离”个人也多了，交关不想再穿个衣裳、过时个时装就拨送进了回收箱，有辰光小区回收箱拨塞得满出来！哎，翻也是垃圾分类环境保护个好现象。

灶披间

便当是真便当

文并图 / 沈一珠

上海人讲个便当，就是容易、方便个意思。喏，哦哟，勿麻烦个，便当煞嗰……同样两个字，放到日文里，就变成“存放食物个便携式多层方木盒”，后来又变成装辣盒子里个饭菜。

自从到佘山临时搭了一只窠，因为伊面勿开伙仓，交关朋友辣微信里问：哪吃饭哪能办？

其实，佘山伊面生活还是蛮便当嗰，交关网浪超市购物，或者快餐店订餐，半个钟头之内侬可以送到。比方肯德基宅急送，订好餐，半个钟头左右，快递小哥就到了。看阿拉房间里侬是水泥毛坯，小弟呒啥犹豫，踏进门来，一边放下箱子，一样样物事拿出来；一边还笑嘻嘻转了转头，参观一下。送小弟到电梯口，回转身来坐好，咖啡、汉堡啥啥，还是烫嗰。

高兴起来，就自家弄便当，也便当嗰。早浪总归要买菜、准备早饭嗰。隔夜浸好个大米、绿豆、百合干，摆进甏子笃粥，三四十分钟里向，可以做交关事体了：先是下单买菜，顺便买一点切片面包、奶酪之类；因为早，一般廿分钟左右送到。然后拿几根黄瓜用盐腌一腌，番茄用糖蜜一蜜；烧好若干白



煮蛋，用冷水激一激，壳剥脱，用小刀转仔圈浅浅交切几排小口子，用生抽、糖、陈皮、柠檬汁烧好个汁浸好，需要辰光就摊两只出来。所以，选个是一种方案：面包+奶酪+黄瓜+番茄+蛋=便当。

当然，过日脚，一成不变是勿来三嗰，常变常新才会有好心情。买菜也是有技巧嗰，比方，牛油果便宜个辰光，4只一盒，盒子里还配了工具和芥菜酱油。自家再配一点球生菜、色拉酱就可以了。所以，选个又是一种方案：面包+牛油果+球生菜+色拉酱+蛋=便当。

至于面包，也是千变万化嗰，全麦面包、全麦高纤面包、原味白吐司、黑杂粮吐司，每天调调花样，一只只吃过去，经常去个网店里又推出了藜苡亚吐司面包，面粉里加了奇亚籽、亚麻籽和藜麦米，咬上去，毕咧剥落，有一粒粒籽辣嘴巴里绽放个口感。

除脱面包，还有水果，仙居大杨梅、广东麻荔枝、新疆小白杏、无锡水蜜桃、云南红葡萄、新疆哈密瓜……样样侬是好味道。

其实，吃也勿重要，心情好，天天侬是好日脚。

老里八早

退休以后呒啥事体，有辰光就写写小文章。我翻点业余爱好，是我当兵辰光从锅盖浪起步嗰。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我中学毕业参军入伍。当时我服役个连队里向像我翻能“高学历”个战士勿多，所以被推荐参加连队业余报道组，为连队黑板报、墙报写稿子，有辰光还会寄一份拨军区报纸，但是寄多少退多少。想想也勿奇怪，团里师里个专职新闻干事，一年到头也登勿出几篇，我一个新兵，稿子要想辣军区报纸浪登出来，呒没介便当。正当我泄气个辰光，有天碰着营教导员，伊问我最近写点啥。当发觉我有畏难情绪，就对我讲，部队里侬是“时刻准备上战场”个年轻战士，加强宣传教育，报道好人好事，勿仅可以提高大家个政治觉悟，鼓舞士气，增强战斗力，还能够贯彻党个方针政策，继承和发扬人民军队个光荣传统，是部队政治工作个重要工作。伊还鼓励我讲，写稿是关系到部队建设个大事体，碰着点困难就打退堂鼓，勿是革命战士个品格。教导员个闲话让我豁然开朗，觉着写稿也是一种责任。

一九六四年冬天，连队到山区搞冬季野营训练，住辣村民屋里，夜里困觉打地铺。团部新闻干事对连队个通讯报道工作抓得交关紧。我根据连队训练情况同自家个体会，打好一篇腹稿，准备抽空写出来。因为训练紧张，平常呒没辰光写，好勿容易等到一个礼拜天，我吃好早饭就想抓紧辰光写出来，但

又寻勿着合适个地方。当时山区比较艰苦，连队一日三餐侬是蹲辣打谷场浪吃，班务会也是坐辣地浪开，房东屋里个凳子侬是山浪开采下来个石头，吃饭台子就是个土墩，侬不适合用来写字。正当我寻寻觅觅个辰光，碰着刷锅汰菜个炊事班长，看见伊边浪有只刚刚汰好个木头锅盖，我眼睛一亮，锅盖翻过来摆辣大腿浪，表面平平整整，正好用来写稿！就开口问伊借。伊先是一呆，两只眼睛瞪仔老老大，弄勿懂我要借锅盖做啥，听了个解释，伊马上用揩布揩干锅盖交拨我，讲：“侬抓紧点写，勿要耽搁阿拉烧中饭。”

我拿好锅盖，寻了一个向阳避风个地方就开始写稿。因为稿子辣脑子里已经翻来覆去想过好几遍，所以写起来勿打翻楞，一歇歇工夫就写好了。稿子写好就同平常一样，寄出去以后一眼呒没多想。一个多月后个一天，阿拉连队刚刚完成训练，辣半山腰个训练场浪休息，就看见连部文书拿仔一份军区报纸奔到我面前，讲：“侬个稿子登出来了！”训练场浪一记头闹猛起来，担任阵地指挥个副连长还拿我个稿子读了一遍。更加让我想勿到个是，当天夜点名，连长、指导员还特别表扬我一番。从此以后，我写稿更加起劲了，见报率也有所提高，先后被师政治部和军区报社评为“通讯报道积极分子”，写稿也成了我个业余爱好。

辣锅盖浪爬格子

文 / 钱红春

沪语童谣

打疫苗

文 / 陈金生

社区关照打疫苗，
奶奶有眼心发毛。
病毒咿咿伊勿懂，
孙孙赶忙来介绍。

大家侬去打疫苗，
抵挡病毒效率高。
奶奶连讲对对对，
快到社区种疫苗。

薄饼切丝炒来吃

文 / 侯宝良

之前看到西坡老师写个《煎饼果子》一文，忽然想到阿拉上海人欢喜吃个“薄饼”。冷薄饼还可以切成丝炒来吃，味道老赞嗰！退休前我经常出差到中原地区，迭搭地方个炒饼算是一道特色小吃。正好我迭个南方人也欢喜面食，啥样个制品侬欢喜弄眼吃吃，对迭种炒饼百吃勿厌，后来有朋友告诉我，山西长子县个炒饼自誉最正宗。

有一趟我正好出差到山西长子县，看到街浪鳞次栉比个小餐馆家家侬有炒饼，而且花色品种侬气多。其中一款酸辣炒饼美味无比，让我一吃难忘，尤其让我长见识个是还晓得了一点炒饼个历史。听小店老板讲，炒饼辣当地又称“炉卜”，清朝有个书法家冯士翘有次出游到发鸠山，路浪到一家农户讨水喝，主人家邪气好客，顺便留冯先生吃饭，吃个就是炒饼。冯先生尝过以后，赞勿绝口，问迭种美味叫啥？主人讲：“是粗粮做个饼，叫‘炉卜’。”先生后来还赋诗一首：“徒步特游发鸠山，漳河源头绿水翻。下山行到石哲村，入室解渴来打尖。主人端出待客饭，粗粮细做炉卜香”。先生个妻子晓得伊欢喜吃，也学仔做翻只菜，就是做勿好。有一天，伊就到石哲村向翻位农户

请教，回去以后又按先生个口味炒了盆酸辣肉丝炒饼拨伊品尝，先生大加赞赏，称伊个手艺“天下一绝”，翻只菜就此辣当地传开了。后来又流传到河南、陕西各地。

其实薄饼冷脱以后又干又硬，邪气难咽。干脆拨伊切成条，要么切成丝，加点辅料，放到油里炒，勿失为是一样美味小吃，就像阿拉南方个炒面一样，味道邪气好。翻种改良食品就像用隔夜冷饭做蛋炒饭、咸泡饭一样，经过巧妙加工，又变成一种舌尖浪个享受。

我欢喜吃炒饼，但是上海个饭店里勿多见，所以只好自家摸索制作方法，早浪多做点鸡蛋薄饼当早饭，吃剩下来个薄饼就切成丝放辣冰箱里囤起来，想吃辰光只要拌点笋、茭白或菌菇，就可以做成素炒饼。有辰光买点肉类半成品，还可以做成荤炒饼，比如五香肉丝炒饼、咖喱鸡丝炒饼啥啥，既方便又实惠。

现在我做个炒饼勿仅自家喜欢吃，亲朋好友也赞勿绝口。有一趟，同事带来几位山西客人，看我做炒饼邪气熟练，还以为我是北方人。

沪语趣谈

居心不善“促掐鬼”

文 / 叶世荪

小时候经常从别人口中听到“cuo ke(均为入声)”这个词，却不知写法。后来才知道，这个表示刁钻、刻薄、坏心眼的词语，老早就有相应的文字记录。

该词最早写作“促狭”，西晋《三国志·魏》：“营中促狭，可于平敞之处设坛场”；“(颜)良性促狭，虽骁勇不可独任”。显然，此时的“促狭”只表示场地狭窄或人的气量狭小。到了新闻新意大量涌现的元代，文学作品常见的即为“促掐”的写法。元曲《竹叶舟》四折：“(你)怎生又要把我掉在大江之中险丧性命？你好促掐也”；《桃花女》三折：“(周公做哭科云)桃花女，你好促掐也”。《水浒传》四十一回：“又做这

等促掐短命的事！”

“促”的本义是急切、迫近，而“掐”字按清代郑珍《说文新附考》的说法，是“爪刺”的意思，“苦洽切”；“促掐”从字面上可以理解为直接的伤害、使人难堪的攻击，基本就是上海人使用该词的意思。

自“促掐”问世，即有与“促狭”混用的情况。元曲《生金阁》三折：“我把你箇促狭的弟子孩儿，翻这么滚汤般热酒来烫我！”这里的“促狭”已经不是气度不大而是蓄意阴损。明清之后，这种混用加剧，且词义就是刁钻刻薄、存心使坏的意思。譬如：《红楼梦》《花月痕》《海天鸿雪记》等用的是“促狭”，而《西游记》《才人福》《九尾龟》等用的是“促掐”，用此用彼全凭作者喜好。此外还有“促掐”“戳客”“促恰”“撮克”等写法。

用现在流行的话讲，很low的行为即可称为“促掐(狭)”，那

么促掐(狭)之人、居心不善且恶意损人之人，即是上海人口中的“促掐(狭)鬼”。

顺带说一下，网络上有人将“促掐(狭)”一词归入“洋泾浜英语的译音”，认为其来源于英语trick(意为：戏法、欺骗、欺诈、花招、骗局)或tricky(意为：棘手的、狡猾的、难办的、诡计多端的)。笔者认为，两者间不仅音义差别很大，时间上也完全对不拢。现有文献显示，中文在西晋时期(265年~317年)就有“促狭”这个词，且不说当年远隔重洋的两地是否存在文化交流，当时英伦尚被罗马帝国统治，主要说拉丁语和希腊语。直到东晋之后一百多年，古英语(450年到1150年间盎格鲁-撒克逊国家所使用的语言)才从西日耳曼语的方言中发芽。把这个词与英语牵扯在一起倒有点“关公战秦琼”的意思了。